



書香門第

孟繁樹

李秀民

著



七十年代末的北方大学，虽然因为恢复高考而有了四届在校大学生，但那场空前浩劫带给她的沉重创伤还远远未能恢复，只是校园里莘莘学子们来去匆匆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才为这座全国著名的学府注入一股生机和活力。

校园北面的家属区更显得有些落寞。“臭老九”们虽然重为人师走上讲台，却不敢忘却那些历历在目的场景，他们一走出家门立刻习惯地夹起尾巴，就连走路也有意无意地放轻脚步，两只胳膊大都夹得紧紧的不敢随意摆动，远远看上去就像铗了羽的呆鸟。受了先生们的影响，家属和孩子

们也轻易不出来乱走，所以整个家属区安静得出奇。家属区紧靠校园北墙是一排平房，那里过去是后勤部门堆放破烂的仓库，后来成了安置那些被赶出家门的牛鬼蛇神家属们的地方。由于大部分落难者都因恢复名誉而搬回本宅，所以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里那两间平房里就成了惟一有点人气的地方。

此刻女主人王玉梅正在带领她的大儿子颜璞、大儿媳郑霞、大女儿颜玉和小女儿颜珏，还有跟着捣乱的5岁大小

的孙女颜红红，从颓旧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和坛坛罐罐——学校里最后落实政策的一家人也将告别这令他们辛酸但也带给他们些许慰藉的

小屋！王玉梅只有五十出头年纪，岁月的风霜虽然无情地在她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门第/孟繁树,李秀民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6-04212-0

I. 书... II. ①孟...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823 号

书香门第 SHUXIANGMENDI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649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开本:960mm×650mm 1/16

印张:32 字数:55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212-0/I·272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000册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書香門地

SHuXiangMenDi

内 容 简 介

北方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颜文德在“文革”中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没想到回到家中又遭到失子之痛，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但在亲人和朋友的关怀和鼓励下，他不但治愈了心灵创伤，而且抱着九死不回的信念投身于新的教学研究之中。

颜教授的长子颜璞胸怀大志，一心想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没想到却因为他的超前意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被打成反动学生；恰在此时他的妻子郑霞也因为意外事故而摔成植物人！突然降临的双重打击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然而多情善良的女孩子寒雪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们共同承担起照顾郑霞的生活重担，就在他们步入爱河并迎来事业的转机时，郑霞却在他们的呵护下恢复过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都陷入重新选择的困惑和痛苦之中……

颜教授的长女颜玉是个美丽纯洁的才女，可是她的幸福却被深深爱着她的两个男人所毁灭。颜玉憎恶这两个极端自私的男人，不幸的是她怀上了孩子，然而更为不幸的是生下的男孩患有先天自闭症，孩子为母亲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磨难。颜玉没有被不幸所压倒，她在亲人朋友们的帮助下重新振作起来，并且获得了她渴望已久的真爱！

颜教授的次子颜瑞是家庭中的异类，他独自下海闯荡而成为暴发户；颜教授的次女颜珏属于“新人类”一族，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居然爱上姐姐的情人。他们在道德伦理上的叛逆行为给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序

这是一部根据电视剧本衍变而成的小说。我最早读到剧本时是在2002年春天。一开始我并未太在意它，这缘于我的职业——每天审读大量影视剧本，还因为作者孟繁树先生是个做理论的著名戏剧学者、评论家，逻辑思维是他的强项，形象思维恰恰是他的弱项，所以我把它当作一般来稿对待、阅读。开始，我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读着，慢慢地我就读进去了，就放不下了，最后，我这个不能熬夜的人有一天竟熬了个通宵。这不起眼的夺人之处也就是其价值所在。凭经验，这样的作品如放过，就是我们这个领域里被称作的“走眼”，我迅速立项、搭班子，拍成了这部38集的电视剧。

《书香门第》不是那种大气磅礴的史诗性巨作，亦不是那感天动地气贯长虹的篇章，它是那种没几个经典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情节、细节，没几句绝妙的极富人物个性对话的甚至有时候显得有些琐碎的那种剧本，是那种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一点一滴地渗入你的心田，揪住你的精神，扯住你的情感的作品，是能把琐碎甚至腐朽化作神奇的那种剧本。这是我读着剧本觉着平常，回过头来又觉出不平常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能揪着我熬那个通宵？我跟人说，它有那种无形的“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但是这种剧本常常容易被忽略，被埋没。

作者的写作视角是平实的而非火爆的，是深入浅出的而非曲高和寡的，剧作即形而上又形而下，即出世又入世。它贴近现实，贴近平民百姓，也体现出了不尽的亲切感和不尽的人文关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样式类型。如果观众喜欢，如果它并不肤浅，我们就没有理由冷落它，抛弃它。

随着电视业的迅猛发展，电视文化铺天盖地而来，高层面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优秀的电影人）由开始的不屑一顾到认识到电视这个新生事物的不可逆动，不管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介入，反正是介入了电视。而电视剧发展极快的同时品质也提高得极快，从十几年前的幼稚到眼前把电影比得相形见绌。电视剧形成了一批经典类型：《雍正王朝》以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紧张逼人的戏剧冲突，血腥残酷、令人瞠目的宫廷争斗取胜，是古装宫廷权谋剧的典范；《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以写和平年代主人公的精神失落、精神挣扎，塑造了一个掷地有声的人物而火爆；《天下粮仓》是因其绝妙的情节细节、观照现实的深刻、沉甸甸的忧患意识震撼人心；《大宅门》则是集以上之大成，雅俗共赏而夺近年收视之冠、收入之冠。几年前的《咱爸咱妈》、《空镜子》和多年前的《渴望》则是以抒写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描摹他们的家常理短而征服了不少的观众。这种类型剧被业内人士称为“家常理短”剧。因为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对平民百姓而言，尤其有着迷人的亲和力和亲切感，故有着大量的收视群体和很高的收视记录。

《书香门第》也属于这一类型，不同的是，它的主人公是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为主要描写群体的电视剧。剧中描写了某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颜文德一家人的生活、事业和情感经历，充满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也是人世间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他们每天面临着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不管艰难与否，同样渴望生活的安稳和幸福，希冀情感的温馨和甜润。不同的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是高于其他群体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们对人生的体味、理解、判断、解释与社会中其他群体一样又不太一样。于是我们看到了作者为我们勾勒出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这个群体的一角，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对于文化、伦理、道德、操守、精神理想的理解与把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原本深奥枯燥的社会命题，都被作者不落痕迹地化在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深入浅出是无数写家都知晓又都难于做好的老问题。

老教授一家之主颜文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拨乱反正后，他出了监狱，回到家中，以消沉度日，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就吹走了他心中的阴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使他难于躲在他的小书房里，他又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他对书房（知识的象征）的痴迷，对讲台的痴迷，对学问的痴迷让人动容，对恩将仇报的小人的大度让人悲叹。他得知

小儿子在校园大门口开饭馆后就不再走学校大门，不再情愿与小儿子说话，在他倔强清高的背后也有落后的蔑视商人的传统观念——知识分子一向是时代进步的先锋，但是依附在他们身上仍然有旧的落后的痕迹。作者在对知识分子颂扬的同时也把批判的笔墨泼给他们一些，多少起到让人警醒的作用。

大儿子颜璞研究生毕业论文选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考，“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提出的“新儒商”的观点，都开风气之先，子承父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锋芒和精神境界，让人感佩。接着是一场飞来的横祸，使两个女人的情感摆在他的面前，把他置放在那种“左手右手都是肉”怎么都不是的尴尬境地，让其取舍。能否把规定情景和人物心境推向两难境地，然后再去合理甚至是绝妙的解答，应是考验一个作者水平高下的手段之一。以此来要求，作者是不弱的。

大女儿颜玉对于干部子弟的追求不为所动，因念大学同学吴明的救命之恩而委身于他，可当得知吴明为毕业留校而出卖她的爱情时，毅然离去。这是故事的主线之一。在这条起起落落的情感线中，作者彰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矜持、情感操守与精神维度。使人在感叹这个女性情感命运的不如意时，又对其肃然起敬。

对知识分子的书写，《书香门第》显然不能做到“全方位”（又有谁能做到呢？），拙文更是以偏概全，倘能起到“一叶知秋”的效果，我便知足矣。

是以为序。



2003年劳动节——一个非典肆虐的日子 于北京

第一章

1

七十年代末的北方大学，虽然因为恢复高考而有了四届在校大学生，但那场空前浩劫带给她的沉重创伤还远远未能恢复，只是校园里莘莘学子们来去匆匆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才为这座全国著名的学府注入一股生机和活力。

校园北面的家属区更显得有些落寞。“臭老九”们虽然重为人师走上讲台，却不敢忘却那些历历在目的场景，他们一走出家门立刻习惯地夹起尾巴，就连走路也有意无意地放轻脚步，两只胳膊大都夹得紧紧的不敢随意摆动，远远看上去就像铍了羽的呆鸟。受了先生们的影响，家属和孩子们也轻易不出来乱走，所以整个家属区安静得出奇。

家属区紧靠校园北墙是一排平房，那里过去是后勤部门堆放破烂的仓库，后来成了安置那些被赶出家门的牛鬼蛇神家属们的地方。由于大部分落难者都因恢复名誉而搬回本宅，所以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那两间平房里就成了惟有一点人气的地方。

此刻女主人王玉梅正在带领她的大儿子颜璞、大儿媳郑霞、大女儿颜玉和小女儿颜珏，还有跟着捣乱的五岁大小的孙女颜红红，从颓旧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和坛坛罐罐——学校里最后落实政策的一家人也将告别这令他们辛酸但也带给他们些许慰藉的小屋！王玉梅只有五十出头年纪，岁月的风霜虽然无情地在她的脸颊上刻出许多细纹，但仍然无法销蚀她那与生俱来的大家闺秀的气质。在艰难岁月中撑起这个残破家庭的她，什么粗活脏活都已不在话下。她一个人在使劲地挪动那口大缸，颜珏看在眼里，直着嗓子大叫：“妈，那咸菜就别要了！费不费事呀？”王玉梅不理她，继续挪动着：“还有大半缸呢！吃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呀？”郑霞赶紧跑过来，一边挪缸一边说：“妈，你别管了，我来。小珏，你伸把手！”颜珏不情愿地走过来帮忙。

颜璞和颜玉正从屋子里往外抱出几摞书籍和讲义，颜红红也抱着一摞跟在后面，突然一本书从她的怀里滑到地上把她绊个趔趄，怀里的书一下子都散落到地上！红红刚要咧嘴，王玉梅赶紧把孙女抱在怀里：“咱不稀

罕那些破书，让你爸和你大姑他们搬！”那些为数有限的书籍用不了几趟就被颜璞和颜玉搬完了。

王玉梅抱着红红，看着郑霞和颜珏把咸菜缸挪出门外，喃喃自语地说：“你爸在的时候怕我累着，从来不让我腌咸菜……”孩子们怕她伤心，谁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儿。

2

咣当一声响，壁垒森严的大铁门打开了！这是一座闻名的监狱，它的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那场浩劫中许多名人领略过这里的铁窗生活，在后来他们的悼词或回忆录里常常提到这座曾经磨练过他们心性的地方。此时从大铁门里走出的男人叫颜文德，他五十多岁年纪，曾经是北方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最高职务是这所大学的经济系主任。一脸木讷的颜文德拎着一个破旧的小旅行包，迈着畏畏缩缩的脚步，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望望刺眼的阳光就赶紧低下头去。这自由世界令他感到太过陌生，心里反而生出一丝恐惧，他不敢多看一眼，更怕别人认出他来，只好低眉顺眼地溜边而行。

2

3

王玉梅带领她的子女们把家搬回了校园里教授区的那座被扫地出门的故居。那不过是一座平常的北方四合院，但在当年却是“反动学术权威”地位的象征。

四合院里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东西厢各三间厢房。王玉梅带着颜璞、郑霞和颜玉忙着收拾北屋。颜珏看着一派衰败景象的院子和满院子半人多高的蒿草特来气，拿起一根棍子嘴里啪啦地一阵猛抽！红红看得高兴，拍着手乐得不行。蒿草总算被腰斩殆尽，颜珏出了一口恶气！她正打算进去帮助母亲收拾屋子，一眼瞥见北屋窗台下面的墙上那条依稀可见的大标语——打倒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颜文德——顿时火冒三丈，她端来一盆水泼在墙上，又找来一把破笤帚刷刷地刷了起来。红红上来问：“老姑，干吗把字儿都刷了呀？”颜珏发作道：“去去去，一边玩儿去！”红红看着她那副急赤白脸的样子，生气地跑出院子。

几只鸽子在天空中盘旋着，鸽哨发出悦耳的声音。

红红加入一群小朋友的行列，他们叫着、闹着，在教授区的各家各户

房前屋后乱窜。颜文德躲躲闪闪地从学校的后门溜进来，他对校园和家属区已经感到十分陌生，他很想多看几眼，可是又怕遇见熟人，只好低着头溜边儿而行。可是沿途墙上一条依稀可见的大标语——打倒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颜文德——还是不时地映入他的眼帘，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赶紧逃也似地向前走去。

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吸引了红红的注意力，她脱离了孩子们的队伍跟着蝴蝶追来。

颜文德左顾右盼地走来，他在离四合院二三十米的地方站住了。他看着那座熟悉的院落，顿时黯然神伤……

红红在追那只白蝴蝶，蝴蝶落到颜文德身旁的树叶上，红红张开小手要去扑——

颜文德突然叫起来：“不要抓它！”蝴蝶吓飞了！

红红愣住了：“为什么不让我抓蝴蝶？”

颜文德看着那只自由飞舞的蝴蝶，感慨说：“它渴望自由……”

红红感到这个老头很奇怪，走上前来问道：“老爷爷，您是谁家的呀？”

颜文德看着红红，犹豫了一下：“小朋友，这是你的家吗？”他指着那座四合院。

红红点点头。颜文德十分吃惊！他似乎觉得这孩子有些面熟，便蹲下来问：“小朋友，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红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颜文德换了方式问：“你爸爸是谁？”

红红警惕起来：“不告诉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颜文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又换了个方式问：“小朋友，知道王玉梅奶奶的家吗？”

红红高兴地叫起来：“她是我奶奶！”

颜文德心里一震，问：“你爸爸是颜璞吗？”

红红更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爸爸？你是谁？”

颜文德怕吓着孩子，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指着院子问：“小朋友，奶奶在家吗？”

红红说：“我奶奶爸爸妈妈大姑老姑都在搬家呢！”

“搬家？”颜文德又是一惊！

红红看着老头吃惊的样子，补充说：“我们家原来住在平房，今天才搬到这儿来的！”

颜文德说：“那——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他指了指门前的台阶。

红红很同情这个老头，想了想：“行吧——那你保证不能进去！”她把守着院门。

颜文德坐到台阶上，红红怪怪地打量着这个怪怪的老头。

颜文德问：“你爸爸在哪里上班呀？”

红红说：“我爸爸是研究生。”

颜文德问：“妈妈呢？”

红红说：“我妈是校医院大夫——”她盯着老头看了一阵，突然说：“老爷爷，你怎么和我爸爸有点像啊？”

颜文德说：“是吗？小朋友，知道你爷爷吗？”

红红说：“不知道。我没有爷爷。”

颜文德心里一阵悲哀，不再说话了。

红红越发觉得这个老头有些奇怪，突然想起应该给奶奶去报信儿，她说了句：“你就坐在这里，哪儿也不准去！”说着跑回院子里——

王玉梅收拾完北屋，又来拾掇东屋，她看着东屋把南头的那间屋子，突然想起了失踪多年的二儿子颜瑞，心里一阵难受……

颜玉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轻轻地走过来，叫了声：“妈。”

王玉梅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颜玉安慰说：“妈，把小瑞的屋子也收拾出来吧，二弟会回来的。”

这时红红跑过来拉住奶奶的衣角，神秘地说：“奶奶，外面有个老头儿！”

王玉梅没有明白孙女的意思，颜玉说：“红红就爱多管闲事。”

红红说：“那老头怪怪的，就坐在咱们家大门口不走！”

不知为什么，王玉梅心里咯噔一声！

红红说：“奶奶，你不是居委会主任吗？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呀？”

王玉梅疑疑惑惑地向大门外走去——

颜文德听见院子里的脚步声，慢慢地站起身来——

王玉梅走出门外，猛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吃一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前定睛一看，当她确信这就是从狱中回来的丈夫颜文德时，她惊喜交集，大叫一声：“文德……”顿时眼前一黑，跌倒在地——

颜文德吓了一跳，他抱起老伴，大叫：“玉梅！玉梅……”

颜璞兄妹们听见外面的动静都跑了出来，看见突然出现的父亲抱着昏迷不醒的母亲，都惊呆了！

红红吓得大哭不止！郑霞毕竟是大夫，沉着地说：“妈妈是惊喜交加所致，赶快抬到屋子里。”

王玉梅躺在卧室的床上，紧闭双眼。大儿媳郑霞在给她挂吊瓶输液。

颜文德垂着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一脸的木讷。

颜璞、颜玉和颜珏紧张地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红红偎在爸爸的怀里，眼角挂着泪珠，问：“爸爸，奶奶能好吗？”

颜璞安慰说：“有你妈妈在这里，奶奶会好的。”

这时王玉梅突然呻吟一声，慢慢睁开眼睛。

周围的亲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颜文德走到床边，轻轻叫了声：“玉梅……”

王玉梅拉住丈夫的手，流出两行热泪……

郑霞抱起女儿，示意大家都到卧室外面去。

卧室里只剩下颜文德和老伴王玉梅。

颜文德看着一脸沧桑的老伴，一阵心酸，只说出一句话来：“玉梅，我对不住你……”

王玉梅心中积聚多年的痛苦一下子爆发出来，痛哭失声……

半晌，王玉梅平静了一些，抽噎着说：“这些年……你在里面……不知遭了多少罪……”

颜文德只是摇头，不肯说话。

看着丈夫那张被折磨成木讷呆滞的老脸，王玉梅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客厅里很沉闷，谁也不说一句话。

红红憋得难受，突然问颜玉：“大姑，爷爷是真的吗？”

颜玉心里很难受，她从郑霞怀里抱过红红，说：“当然是真的！”

红红又问：“我怎么从来不知道爷爷呀？”

郑霞只好说出真情：“在你出生之前，爷爷就被关进监狱里了……”

红红更加感到奇怪：“爷爷是坏人吗？”

颜玉说：“不，爷爷是好人，他是北方大学有名的教授。”

红红问：“好人怎么进监狱呀？”

颜珏在一旁气哼哼地说：“那年头儿好人才进监狱呢！”

红红更加吃惊：“妈妈，小姑净瞎说，阿姨说坏人进监狱。”

郑霞赶紧解释说：“红红，你小姑心里有气……这些事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颜珏愤怒地发作道：“一个大活人说抓进去就抓进去，说放出来就放出来，这叫什么事儿啊？一关就是十年，连关在哪个监狱都不知道……天底下有这种事吗？！要搁我呀，放也不出来！凭什么关我？你先把话给我说清楚！”

颜璞像似在劝颜珏，又像在安慰自己，说：“那不是文化大革命吗？冤死的人多了，咱爸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了……”

郑霞感慨说：“爸遭了那么多罪，精神还没垮……”

颜璞满脸忧虑，说：“我担心的还在后面呢……”

颜玉明白哥哥的意思，她扫了大家一眼，最后落在妹妹颜珏的脸上，嘱咐说：“小珏，你二哥失踪的事千万不能对爸说！”

颜璞又追加一句：“爸最喜欢颜瑞，爸要知道颜瑞至今下落不明，可就要爸的命了……”

颜珏很不满：“你们干吗都盯着我呀？好像就我嘴欠似的！别说我二哥下落不明了，爸要是知道他的那些书被抄得一千二净就得要他的命！你们信不信？我这话先搁在这儿！”

颜玉说：“那怎么办？总不能不让爸进书房吧？”

郑霞说：“最好找点理由往后拖一拖，等爸的心情平静一些再说。”

颜璞说：“我跟咱妈说，这几天叫她设法不让爸去书房。”

颜珏说：“别光这么坐着说话了，爸回来了，今晚总得摆一桌庆祝庆祝吧？”

颜玉想了想说：“我看还是等一等才好……”

颜璞点点头：“还是冷一冷再说吧。”

颜珏有些不高兴：“就你们事多！那好，我可到团里排戏去了！”起身就走——

郑霞说：“忙了一天了，吃了饭再去吧？”

颜珏回头说：“剧院有工作餐，不吃白不吃！”转身就走——

红红在颜玉怀里叫起来：“老姑不能走！还没给我讲故事呢！”

颜珏冲她做个鬼脸儿走了！

郑霞接过红红说：“别捣乱，你老姑有事。”红红撅起嘴来！

颜玉起身说：“哥，你和嫂子陪陪咱爸咱妈吧。我也回学校了。”

4

北方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赵铁家住在校外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洋楼里。此刻在一楼的餐厅里，赵铁全家四口正在吃饭。

赵铁显然很高兴，一口把自己杯中酒喝了个净光。

她那稍显年轻的妻子常琳嗔道：“你还真喝呀？真不自觉！我说你这血压怎么总也降不下来呢？肯定没少在外面喝酒！”

女儿赵敏和儿子赵杰交换一个眼色，他们对爸爸在家中被辖制的处境

很不以为然！

赵铁看着儿子赵杰说：“今天赵杰从云南转业回来，难得全家团圆啊！”

女儿赵敏趁机溜缝儿说：“就是！我哥要不转业呀，老爸还喝不上这杯酒呢！”

常琳瞪她一眼：“你以为你向着你爸呀？医生多次嘱咐他这病不能喝酒！”

赵敏心中不快，故意举杯对赵杰说：“赵副团长，看来只有我陪你喝了？”

赵杰立刻响应，兄妹俩故意美美地干了一杯。

常琳为丈夫夹菜，全家人开始吃饭。

赵敏看着赵杰，问道：“哥，就你一个人回来呀？”

赵杰没明白：“还有谁呀？”

赵敏抿着嘴笑：“我那位准嫂子呢？”

赵铁和常琳都看着赵杰，赵杰一口否认：“八字没一撇的事，就是一般朋友。”

赵敏不信：“我劝你赶快承认，好趁咱爸刚刚重掌大权的机会解决你们两地分居问题，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赵杰正色道：“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小丫头懂什么？”

赵敏笑了：“噢——我明白了！哥，你可真够痴情啊！你就是为她转业的吧？”

赵铁和常琳不知道赵敏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都看着赵杰。赵杰急：“小敏，你再跟我贫我可抽你！”

赵敏高兴得哈哈大笑：“你还想要军阀作风啊？我提醒你，你现在不过是个小科长吧！”

常琳问赵铁：“小敏说的是谁呀？”赵铁摇摇头：“我怎么知道？”赵敏更加得意，脱口而出：“我哥的青梅竹马——就是颜教授家的大千金颜玉！明白了吧？”赵杰真的恼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喝道：“你给我住口！”赵敏吓了一跳：“爸，你看我哥——”

赵铁袒护女儿，对赵杰说：“你别吓着小敏，她不过是开个玩笑。”赵杰狠狠瞪妹妹一眼！赵敏说：“你凶什么凶？等你将来求我帮忙的！”

常琳赶紧转换话题，问赵铁：“听说颜教授从监狱出来了？”赵铁点点头。常琳说：“听说颜教授是一个人走回家的……你们学校怎么也不派车去接一接？”赵铁叹口气：“唉，这么多年了，关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叫什么事嘛？”他愤愤然，“今天学校才接到颜教授出狱的通知，我们赶紧派车去接，人家颜教授已经自己回家了！”

赵杰很气愤：“怎么一点儿风都不露？”赵铁说：“落实政策的工作倒是事先通知了，法院也下了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都是内部运作的。我们赶紧把原来的住房还给了颜家。你看，这家还没搬完，颜教授就出来了，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常琳说：“都是你爸上上下下做工作，要不然颜教授说不定猴年马月出来呢！”赵杰一听更坐不住了：“爸，我陪您去看看颜伯伯吧？”说着就要起身——

赵敏笑着说：“哥，看你急的！你是不是另有目的呀？”赵杰说：“别胡说！”赵敏哈哈大笑！

常琳警觉起来，问赵铁：“小敏在说什么呀？”赵铁更是茫然：“我怎么知道？”

赵敏得意地说：“我哥的青梅竹马——就是颜教授家的大千金颜玉！明白了吧？”

5

北方大学中文系阶梯教室的大黑板上画着两只硕大的天鹅，其中一只死在湖面上。教室里拥满了各系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很激愤！

中文系四年级女学生寒雪在悲愤地讲着：“我在湖边看到很多人围着那只被打死的天鹅，很多女孩都哭了。那两个拿枪的坏蛋却满不在乎。我气极了，指着他俩的鼻子问：‘这么美丽的天鹅你们就忍心向它开枪吗？’一个坏蛋说：‘我想吃天鹅肉！’”

教室里顿时群情激愤，人们喊着叫着：“流氓！”“无耻！”“把他们送进公安局去！”“我们要开全校的声讨会！”

寒雪很悲伤，眼中含满泪水。颜玉走到她的身旁，拉着她的手安慰说：“真是不可想象！世上什么人都有……”

“另一只也活不成了……”寒雪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颜玉说：“那不是飞走了吗？”

寒雪说：“我们新疆有一个天鹅湖，那里的天鹅都是成双成对地，死了一只另一只就会从天上摔下来，把自己撞死……”

教室里一片唏嘘声，大学生们的心头都蒙上一层阴影……

颜玉从阶梯教室回到女生宿舍 303 室，心里仍然感到十分压抑，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她一直不能从那对天鹅的悲剧中解脱出来。她想看书，可是看了几行就发起呆来。这时宿舍的门开了，寒雪走进来。她见颜玉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就说：“还在想那对天鹅呀？”颜玉说：“都是你惹的，你

倒没事了!”寒雪说:“伤心有什么用?世上美丽的事物被毁灭的太多了!我们应该拿起笔写文章,讨伐那些丑类,呼唤人们心中几乎被那场浩劫彻底泯灭的真善美!”她突然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像你哥一样!”“我哥怎么了?”颜玉不解。“他早就懂得用自己的那只笔向世人传达自己的声音了!”寒雪把手中的报纸在颜玉面前扬了扬,“颜璞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重头文章!”

颜玉接过报纸一看,立刻高兴起来!她指着文章上面画出的那些红线说:“你看得够仔细呀?”

寒雪就像自己发表了文章一样,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么说吧,你哥这几篇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改革开放必然性的系列文章,真是越来越深刻了!我看连经济系很多老师都写不出来,要不怎么能上《人民日报》呢?”

颜玉心里很得意,嘴上却说:“你就替他吹吧!”寒雪兴奋异常:“实话告诉你,我把凡是能收集到的颜璞的文章都搞到手了。我断定他即将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一颗新星!”

颜玉笑着说:“那你就不就成了他的追星族了?”寒雪说:“那要看追什么星?那些歌星我还不稀罕追呢!”颜玉抿着嘴直笑。寒雪问:“你笑什么?”颜玉故意严肃说:“嘿,要不要我提个醒儿?我可有个大嫂,而且很贤惠——”寒雪的脸腾地红了,指着颜玉的鼻子:“你胡说什么你!”颜玉哈哈大笑——

这时有人敲门,颜玉还想逗寒雪,说:“俗话说曹操曹操到,这回我哥可真的来了!”说着就去开门——进来的是经济系大学生吴鸣!

寒雪得意极了,反唇相讥:“这才叫心想事成呢!”

吴鸣摸不着头脑:“你们笑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寒雪哈哈大笑:“是不是让我给你们腾地方啊?”说着提起书包就走了。

颜玉看着站在那里的吴鸣,说:“你到底坐不坐呀?”

吴鸣坐到椅子上。颜玉坐在床上,问:“找我有什么事?”

吴鸣探过来身子,一脸的关切:“听说你父亲出狱了,我是来祝贺你的!”

不知是因为多年的委屈,还是因为被吴鸣的关心所感动,颜玉的眼圈儿顿时红了……

吴鸣安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的痛苦……”

颜玉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

吴鸣心里也很难受,他凑到颜玉身边,掏出手绢递给颜玉。颜玉擦了擦眼睛,她感到有些气闷,说:“出去走走吧。”

校园的晚上很安静，操场边上的小树林里不时出现几对情侣的身影。吴鸣和颜玉并肩走来，月色下二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亮光。

颜玉看了吴鸣一眼，轻声说：“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她的话语里充满柔情蜜意，吴鸣感动极了，轻轻地拉住颜玉的手，心中荡漾着一股接触异性的冲动……

颜玉站住了，她望着那轮圆月，又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自言自语说：“好久没有这样看夜空了……回城这么久，有时还是觉得不习惯。”吴鸣好像没有听见，他深情地看着颜玉那张清纯美丽的脸，早已身不由己不能自持了！

颜玉感慨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城里的夜空没有农村的夜空那么广袤和深邃。你说呢？”吴鸣只是看着颜玉傻笑。颜玉瞋他一眼：“你怎么了？”吴鸣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你真美！”颜玉心里一动，赶紧掩饰说：“我经常想起我们知青点的生活，好像苦和累渐渐都淡忘了，剩下的都是些高兴的事。”吴鸣附和说：“这就是生活的哲理——如果痛苦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主流，那么很难想象人类文明会走到今天。”颜玉笑了：“你还是个哲学家嘛！”吴鸣鼓起勇气说：“小玉，你今天特别可爱，真的！”颜玉心里很高兴，嘴上却说了句：“你又瞎说。”向前走去——

颜家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北屋厅里亮着灯，颜珏独自一人在那面老式落地穿衣镜前比比划划地小声练习剧本台词和动作。她听见敲门声赶紧过去开门，进来的是赵杰，手里拎着一大包礼物。颜珏看着气宇轩昂的赵杰，惊讶得几乎叫起来：“这不是赵哥吗？”她突然想起卧室里已经睡下的父亲，立刻放低声音说：“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赵杰打量着颜珏，笑着说：“小珏转眼就成个漂亮大姑娘了！”

颜珏高兴极了：“当团长了吧？”

“团长没戏了，我转业了。”赵杰笑着说，“听说伯父回来了，我来看一看——”

颜珏指了指卧室：“我爸身体不好，躺下了。”

赵杰望着窗外东西厢房，问道：“就你一个人——在家？”

颜珏说：“这不，我妈刚摘了吊瓶，就去居委会给老头儿老太太们开会去了。我哥我嫂子带着孩子去姥姥家——红红姥姥又病了。”她突然明白了赵杰的意思，抿嘴一笑说：“你是问我姐吧？人家住校！”

赵杰说：“那我改日再来吧。”转身就走——

颜珏笑着说：“那多扫兴啊！要不我带你去找我姐？”

这话正中赵杰下怀，他顺水推舟说：“也好，那就麻烦你了。”

颜珏撇撇嘴，意味深长地说：“不过，你可能晚了一步……”

赵杰不明白她的意思，问道：“你说什么？”

颜珏调皮地遮掩说：“我说你晚来了一步，我姐刚从家里出去不大一会儿。你愣着干什么，走吧！”

颜玉和吴鸣仍在校园的月色下漫步。吴鸣看着颜玉的眼睛，那双美丽的眸子楚楚动人。吴鸣心旌摇荡，激动得语无伦次，声音也变调了：“小玉，从知青点到大学，这么多年了，你早就应该知道我的心……可是你总是在回避我、拒绝我。今晚你美丽极了，不，你在我的眼里从来就是一尊美神！今天美神的脸上总算阳光灿烂了，你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说着猛地把颜玉抱在怀里！

颜玉没有拒绝。吴鸣突然感觉到颜玉在轻轻地抽泣，他吓坏了，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太冲动了。”

颜玉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伏在吴鸣的怀里啜泣着说：“我何尝不知道你的心？这些年我回避你拒绝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爱是出于同情……”

吴鸣大吃一惊：“怎么是同情呢？我对天发誓，小玉，我真心爱你！”

颜玉抬起那双美丽的泪眼：“我相信你的爱。可是，这些年我爸在狱中，生死不明，我怕你的爱中掺杂着怜悯，我受不了……”

吴鸣几乎叫起来：“你让我把这颗心掏出来给你看，好吗？”

颜玉幸福地笑了：“现在不用了！”

吴鸣陶醉了，他吻了她的芳唇……

颜珏领着赵杰从操场旁的马路上走来，二人一路上说着话。

赵杰问：“你怎么不像你姐一样考大学？”

颜珏一脸不屑说：“还想让我当臭老九啊？我喜欢演戏，正好剧院招学员，我背着我妈考上了！”她反问道：“你为什么转业？混不上去了？”

赵杰含糊其辞：“差不多吧。”

“喜欢看戏吗？”颜珏问，“我演的！”

赵杰说：“当然！”

颜珏笑了：“你用不着奉承我。”她突然站住不动了！

赵杰感到奇怪，问道：“怎么了？”

颜珏指着不远处操场旁的小树下站着的一对切切私语的情侣说：“那不是我姐吗？”

这时赵杰已经看清了颜玉，他心里猛地一震！

颜珏看着赵杰，赵杰在极力控制自己，不动声色。颜珏突然觉得特好玩，调皮地说：“这可是你自己要来的，怪不得别人！”